

人物

卢晓东

鄞州自古人才辈出。前朝的先贤不提，就我曾经交往过的郑学浦、桑文磁、谢疆原诸先生来说，学养深厚而又谦虚待人，如此蔼然君子状，正是吾国文化人处世之传统。由此联想起张忠良，一想起他就有一股可亲的劲儿冒上来。他有足够“傲娇”的资本，但旁边人感受不到他的火气，他仿佛与生俱来的雅致谦和，略与前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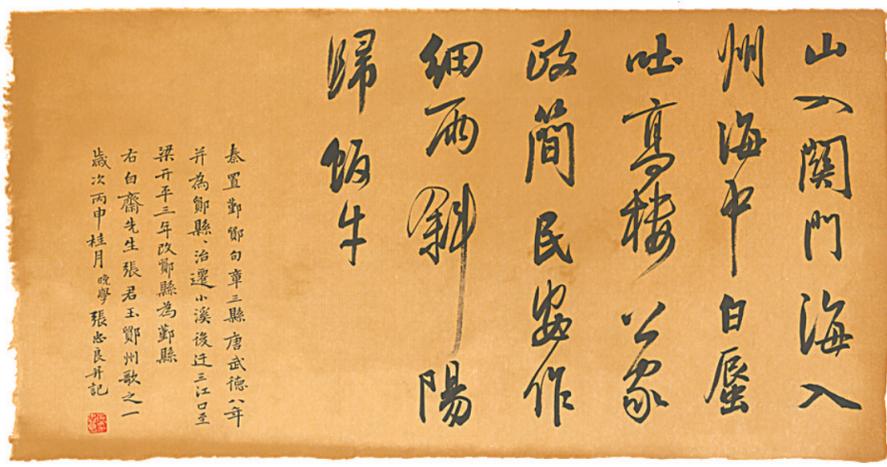
20多年前，被誉为“鄞县五小龙”的五位书法新锐横空出世，张忠良为其中之一。彼时张忠良勇猛精进，在省及国家级的书法大展中频频入展、获奖，也因此从四明山区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调往刚刚创建的沙孟海书院出任负责人。环境变了，地位变了，没变的是他的初心。二十余年以来，他一直以一股子献身书法的精神，在氤氲着学术气氛的书院耕耘。

我在偏远的咸祥待了许多年。“五小龙”出世之际，我大概刚提起毛笔字，久慕同邑张忠良等之名，却无缘见面。1994年后我到宁波定居，应邀参加了一个书法沙龙，才得以与“五小龙”们认识。

书法沙龙就是书友们的定期聚会，各自带上作品，大家轮番点评。我是新手，自然以听为主。比之别的书友，忠良沉默时多。目测他的目光深邃，但大多时候，他只在一旁认真地观摩作品，不怎么发言，即使开口说，语气是和蔼的，委婉地提出他的看法，但他并不会轻易地因为作品而褒贬人物。交往那么多年，他对我说过印象最深的话，就是要我挑本适合的行书帖，多临习。就这么简单，深刻的内涵全靠自己体会了。但也有例外，一次忠良看到某位书友发在朋友圈的书作，流露出异乎寻常的关切，针对那位书友，他对我说了三条详细的意见，他认为讲得很到位，同时可操作性强。我建议他直接在书友微信上留言，忠良笑笑说算了，每人的理念不同。我横竖忍不住了，经得忠良同意，就向书友传达了这三条意见。

对一位成名的书家来说，被人索字天经地义。我自仗与忠良熟，替人白白要过忠良的字，也以市场价格代朋友购买过忠良的字。无论是哪一种，忠良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且交货及时。有几次过年，我作为召集人请忠良参与公益写春联，他面前要写的人最多，一两个小时写下来，我们是老腿发酸，忠良却还站在位置上满面春风地为人们挥毫，人家要他落款他就落款，人家要写指定内容他就遵嘱而写。他不累吗？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

忠良的书法根基在二王，并



张忠良书法作品

梅园素心

——写在张忠良书法特展开幕之际



张忠良

借鉴六朝碑版的古厚敦朴。在沙孟海书院这么多年，他精研沙老书法，书风亦受沙老影响。他的书法笔力厚实、清朗正气、骨肉停匀、舒张有度。其书法风格，与他内敛从善的秉性相契合。对他的书法境界，省内外同道及评论家均有颇高的评价。就目前来看，诸体中忠良成就最高的是行书。他题写的“象山港大桥”五个大字，圆润茂密，极可观。我叹服忠良的技法，无论提按还是使转，其线条皆呈现应有的高品质。然而仅凭技法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所谓风韵，所谓气度，这些都与技法无关。书法最终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怀抱。忠良的书法正是他人

格的综合观照。
摹古是书法的基础，于古人碑帖中汲取营养，融汇杂糅，为我所用——这正是忠良的学书历程。但在数年前，忠良已避免大量临写的状态，他提出“多看少写”，即用心体会古人的精妙处，与古人书写的思想情感甚至人生轨迹发生共振；如果空间被频繁的临写与创作填满，则势必会影响思考，思维容易演变为某种习性。我想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就觉得忠良很清醒，他在往更高的目标攀登。
此次在李元摄影艺术馆举办的张忠良书法特展，冠名“梅园素心”。梅园，四明山的一个古

老小村，张忠良出生之地，故忠良别置梅园；素心，寓意他看淡名利，在纷繁的书法场保持本性。特展所选内容大多与宁波相关，物产、景观、人文，皆为忠良从古人吟咏四明之诗词中精选而成。50余件作品从形式到书体，忠良心无旁骛，用心创作，历大半载而成。笔墨老辣烂漫，庶几可视作他近年创作的一个高峰。他在正文后的题跋，或考证，或所感，或释疑，虽随意短小，却从一个侧面见证忠良的学识与性情。

近十年以来，忠良已不再投身于各类展览，不为“展览体”所累，他关心于书法的本质。书法的本质是什么？我倾向于古人所云的“尚意”，法外求法，尽情而写。曾经问忠良：酒后创作的效果怎样？答曰：“会有非理性的东西出现。”忠良不善饮，半杯红酒下去脸就通红。这里忠良所称的“非理性”，我理解为不那么规范、游离于他平日的书法面目之外，是一种完全放松之后的书写状态。我个人倒是喜欢忠良这样的意外。

白蕉在《云间言艺录》中说道：“文艺与师法、学力、识见、胸襟联系紧密。”以张忠良已经走过的三十年书法之路来看，几乎可以印证白蕉上述观点。在后张忠良时代，他应当会更加注重精神空间的开拓，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假笔墨之淋漓，抒自我之性灵。

（梅园素心——张忠良书法特展，时间：2018年3月30日—4月15日，地点：李元摄影艺术馆）

南派武戏的风采

——翁国生和他的悲情京剧

陈青

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是京剧南派武戏著名武生，“盖派”第四代传人，中国戏剧“文华导演奖”“文华表演奖”“梅花奖”得主。50多岁的他至今仍任舞台上“折腾”。日前，翁国生带着国家艺术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京剧《大面》来到宁波演出，演绎了一出跌宕起伏的人生悲情大戏。翁国生融京剧的花旦、文生、武生、花脸四个行当的表演手法于一身，不仅展示了“盖派”标志性的精湛武戏，更向观众传递出对人性的哲学思辨。

翁国生13岁首次登台，他选择的戏曲艺术之路是最为艰苦的京昆武生行当。受伤、患病都没有阻止他前行的步伐，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使他成为跨界演员、导演、院团管理的杰出人才。1996年，他凭借独创京剧《飞虎峪》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2014年以《飞虎将军》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表演奖。他导演了音乐剧《寒号鸟》、新版昆剧《玉簪记》和京剧《孔雀翎》《藏羚羊》等剧目，还有10多部地方戏作品。作为戏剧院团的管理者，他所率领的浙江京剧团不断创新创作出新产品，在全国京剧的大版图上确立了位置，走出了一条个性化发展的艺术道路。

几十年的从艺之路，翁国生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传统戏曲多喜欢大团圆结局，翁国生却对“悲剧”那种将人心撕裂给人看的独特戏剧张力甚是偏爱，“悲剧更能引人深思，更能撞击人的灵魂，更能张扬人性。现代观众思辨性强，他们希望在看戏的过程中能体验一些感悟的东西，包括人生的种种哲理。”

10年前，浙江京剧团推出了“悲情京剧三部曲”之一的《王者·俄狄》，以国粹京剧演绎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性创作引起了国内外戏剧专家的关注和好评，构架起东西方戏剧交流的桥梁，接连8次参演了欧美、中亚和日韩举办的多个国际实验戏剧节，不仅捧得国际金奖，而且市场演出近140场。

时隔5年，2013年翁国生和他的创作团队又创作出“悲情京剧三部曲”之二《飞虎将军》，讲述残酷时期传奇人物李存孝的悲剧人生，这部戏是从京剧武戏仓库里深挖出来的“宝贝”，是“盖派”的传统剧目。翁国生说：“《飞虎将军》在京剧悲剧的创新开拓上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并开掘出“浙江”新创大戏的演出新市场，不仅获得了诸多国家级艺术奖项，而且在全国各地连演了203场，赢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

2016年9月，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担任编剧，翁国生集导演、主演于一身，“悲情

京剧三部曲”压轴之作《大面》在杭州首演。

“大面”，即为古时乐坊的面具，也是后世戏曲脸谱的雏形。京剧《大面》是一部中国式的《哈姆雷特》，讲述了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在生父被杀、生母被夺的环境下忍辱负重、浴火重生的传奇故事。新齐主残暴荒淫，将自幼习武的兰陵王驯化成柔弱胆小的美优伶。兰陵王的母亲齐后为了唤醒兰陵王的男儿血性，引导他戴上先王“大面”。头戴“大面”的兰陵王勇武无匹，率兵抵御北周敌军，以少胜多、大胜还朝，并处置了残暴的齐主。然而，戴上“大面”的兰陵王渐渐变得冷酷暴虐，成为孤家寡人。最终，母亲齐后毅然血溅“大面”，融化了戴在兰陵王头上狰狞冰冷的“大面”，帮他找回了人间的真情真爱。

作为南派京剧武戏的扛旗者，“浙江”的武戏从来不曾让观众失望。《大面》的战争场面中，演员们挣扎、扑火、翻滚、跳跃，用的便是京剧武打的腾翻、把子、出手等技巧。最出彩的是“兰陵王”月夜登高窥探敌情时，灵巧地掏翎子、压翎子、耍翎子身段造型，高难度的抛枪、耍枪、转枪、背枪、绕枪的出手技巧，唱念并舞，尽显翁国生的“武功”。戏中“兰陵王”几大发自人物内心的独白和演唱，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全剧最后从王子复仇胜利变成了王后用鲜血和生命挽回兰陵王人性的母爱绝唱，以此来表现兰陵王对“人”的不断发现。我究竟是谁？这是真正的我？我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大面》背后的哲理叩问与心灵追寻。“观众不仅能感受到国粹京剧的韵味，还能从戏中感受到生命的震撼。”

翁国生钟情悲情京剧创作，提升了“浙江”南派武戏的文化品格，南派武戏和悲情京剧的融合，让剧中的人物内心更丰富，让舞台的呈现状态更厚重，让剧目的文化内涵更深刻，也为“浙江”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正如罗怀臻所说，南派武戏的风采，是中国古典文化精髓中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在翁国生一系列的武戏剧目创作中得到了时代的诠释和延伸，并且被翁国生自觉地转化为一种更具有时代感和广泛性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所以，盖派武生的传统神韵依然流淌在浙江京剧团的现代创作和现代表演中。《大面》对戏剧精神和源头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追溯和复归。



鉴赏与收藏

艺苑全才马公愚

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书画市场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名家书画作品涨幅惊人。不过，也有一些书画名家被冷落了，市场表现疲软。如果从书画家的地位及书画艺术成就分析，马公愚的艺术作品市场应该有上乘的表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出现这一现象是画家作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背离的一个表现。

目前，一件普通马公愚的书法对联，市场价格大致为5万元左右，马氏篆书作品比行书、隶书作品价格略高，如果是长言联（十言以上），价格会更好些。马公愚的绘画作品，在拍场上比较少见，价格比书法自然要高许多。

民国时期，海派书画家人才济济，占据了近代中国书画艺术的半壁江山。与白蕉、潘伯鹰、沈尹默、吴湖帆、王福庵等海派书画家相比，同为帖学大家，风格相近，当时的影响与地位相当，上述大家书法作品的价格大多在十几万元以上，各擅胜场，马公愚不仅以书法闻名，在篆刻、绘画、著述等方面也是成就非凡。

关于马公愚先生的书法造诣，他的弟子、当代海派大家韩天衡曾作过如此评述：“书法往往精于一

则，还是很成熟。
“是金子总会发光”，黄宾虹的书画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从艺术水准还是社会影响、历史地位来看，马公愚无疑是近代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市场价值的低估掩盖不了一个画家高深的艺术造诣。

在近代书画艺术领域，马公愚与邓散木、白蕉、章士钊、乔大壮、沈尹默等书家一样，高举“帖学”大旗，在书风上崇尚晋唐，取法“二王”，马氏的深厚学识及高深艺术水准，成为海派帖学群中的首要人物之一，这支重要的帖学力量，与同时期的“碑学”群体，可以平分秋色，令帖学在式微三百年后，重新兴盛，马公愚功不可没。
“传承”在中国书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公愚出生于温州永嘉，是马氏家族的重要代表，此家族素有“书画传家300年，一脉相承到如今”的美誉。尤其民国时“马氏双璧”之马公愚、马孟容昆仲，声名鹊起，一书一画，各擅胜场，马公愚不仅以书法闻名，在篆刻、绘画、著述等方面也是成就非凡。

关于马公愚先生的书法造诣，他的弟子、当代海派大家韩天衡曾作过如此评述：“书法往往精于一

体足可名世，而马公愚先生的最大优势则在于真草隶篆四体俱佳，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四体书大家。他的真书，取法钟繇，草书则宗大王，隶书宗法石门颂、乙瑛碑。篆书则得力于石鼓文、秦诏版。四体皆擅而又统于醇和古丽，这尤显可贵。马先生还是少见的善榜书大家，故而在20世纪60年代前，上海的一些繁华路段都有他书写的店招，可惜如今已成昔日黄花，不得一见了。”

马公愚推崇儒家“中庸平和”的艺术审美观，他的作品，刚柔相济，不激不励，体现了艺术作品的整饬均衡，灵动秀美，含蓄蕴藉，具有和谐圆融之美。

“处和履中长受安福，乐仁尚德光见善祥”，此联体现了马公愚典型的行书特色：气息淳雅，字形方正，结构严谨，技法出自“二王”，有俊逸神超、妍美流便之风神。马公愚传统功夫深厚，篆、隶、楷、行、草均能法中有度，故在他的行书作品中，能窥见传统碑帖的基因和风貌，书写时处处有取法，时时介于有意无意间，作品内涵丰富，所谓的“万精油”，各种趣味内容皆备。从书风上看，作品反映了马氏“中和”的书法审美观，用笔讲究圆润通畅，毫无棱角



马公愚书法作品（方向前 提供）

显露，快与慢、曲与直、藏与露、方与圆、断与连、枯与润、疾与涩、提与按，令变化于线条之中。而结构上，作品以平正为主，在平正中寓变化，讲究收与放、疏与密、大与小、长与短、向与背、奇与正等。书法之法，技法是重要一环，需要书写者在作品中制造各种技法矛盾，矛盾即为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的对比关系，同时书写

者又要具有解决矛盾的能力，让矛盾中的各种关系达到和谐统一，作品呈现较强的整体感。姜白石在《续书谱》中讲得好：“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拙，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再看此联落款，上款为“德良仁兄大雅属”，下款为“永嘉马公愚于海上”，此种布局为书写对联常用的格式；在落款形式上，上款往上靠，下款则往下移些，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形成呼应和变化。作品中，钤印三枚：“公愚书画”“冷翁”“书画传家三百年”。“冷翁”为马公愚晚年之号，与马公愚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张宗祥也有一雅称，曰“冷僧”，而另一位海上名家邓散木则自称“粪翁”，书画家之字号，有其特殊的含义和寓意。

除擅长书法，马公愚亦长于绘画与篆刻。马氏绘画寓文人气息，取材于生活山水，或文人所爱之花鸟虫草。间作山水，文风上乘。凭借丰富学养和传统底蕴，马氏篆刻取法高古，探源秦汉，又通达书画之道，无丝毫习气，因书法名声显赫，篆刻与绘画之名之所掩。朱自清先生是马公愚的知交，曾在马公愚所作《石鼓文》题诗曰：“文采风流照四筵，每思云度逸悠然。亦应有恨天难补，却于名山积善缘。”足见马公愚当时的人品、艺术品、学问修养及影响力。

“书画传家三百年”，相信马公愚作品的价值迟早会被市场认可，受藏家赏识。

方向前

马公愚先生是近代海派书画大家，是一位在诗、书、画、印、著述诸领域均有较高造诣的艺术家，有“艺苑全才”之称。

这样一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在如今的艺术市场中，表现却十分“低调”，着实让许多藏家看不懂。中国的书画拍卖市场从1993年朵云轩由谢稚柳先生敲下第一槌开